

作，儒家則認為發乎情、止乎禮，人文建構是良知向外含攝的建構。當代新儒家大儒唐君毅先生提出以仁攝智，所有萬物散殊境界，依類化成境、功能序運境等，皆人之心靈主體，相對於客觀世界所成之境；而感覺互攝境、觀照凌虛境、道德實踐境，則皆以吾人之感受心靈、觀照心靈、道德實踐心靈之主體，自作反觀，而以主觀攝客觀所成之境，⁽²⁰⁾允為代表。內聖所統攝諸種外王活動，即是人文建構的文化活動。

老子惟恐語言、文化、道德、風俗流露著心知情識的扭曲欲望，滑落了自然無為的道性，不能在無名無欲的心靈中契會。可是，當眾立主體並立於無名無欲的心靈世界中，老子又踟躕躊躇，不敢以此為基礎契合後實踐為外王的活動。無名無欲的心靈世界頓成寂然，無法活潑的發用。

從語言溝通的角度剖析，政治社群或者擴而大之的政治共同體之共善，也並非一定要以各自主體的無名無欲之靜默為基礎。德哲哈伯瑪斯所追求的互動溝通與批判，並非建立於形上主體或位格神的宗教實體之上。其實，終極與神話式的證立方式，過於艱深也很難解決問題。

他提出程序性的建立方式，從合理協議所遵循的程序及預設本身形成原則。⁽²¹⁾程序性的溝通正義，標示著道德終極原則的存存在學時代之結束，而新的協商倫理原則，正蓄勢待發。道德原則的證立，不是自我思辨的理性產物，而是在社群共同遵循下，不滋生矛盾的情境中，所被接受的普遍律列。⁽²²⁾它是相互主體際的溝通語言，不是個體獨白式的聲音。

由上所述，老子懷於心知情識所扭曲的語言、文化結構，視之為周文疲弊的沈淪，一概加以否定，而憧憬無名無欲的小國寡民之世界。小國寡民的無名靜默，無法形成人文的交織網絡，政治社群及政治共同體無由建置。沒有相互主體互動的語言、文化、風俗、道德之政治社群，良善的政治生活追尋恐不可能。因此，老子的政治論述缺乏了政治社群的位置。

七、政治社群德性的找回

老子的政治論述，精簡縮小政治的公共溝通領域範圍，因此缺乏政治社群的位置。但老子的人性思維包括道性、性善、性惡三大部份；由道性自然生成發展的性善論述，卻流露出政治社群的德行，形成老子政治思惟的吊詭矛盾之處。道性本是四方六合的動力，它輔助萬物成長卻不居功，名之為自然，深層而言即是一種善。形上道性寄寓於人性之中，發而為日用與倫之行為，即

是道性的顯露，自然的交織著相互主體的互動交流，這又啟萌了道德、文化、風俗、習慣、制度的胎動。由道性—性善—制度的具體化過程，卻又違反著老子大制不割的渾沌精神；所以說暴露出政治思惟的矛盾處。
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(八章)

又重返語言之所，溝通之能，開啟政治事務之門。甘食美服，安居樂俗，驅動了相互主體交流的契機，營造政治社群感情的凝聚。

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歿身不殆。(十六章)

夫唯道，善貸善成。(四十一章)

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(五十四章)

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(八十一章)

由於已抵無名無欲的道性，從道性自然而發的性善施為，便是渾然天成，不用慮及心知情識的割裂沈淪。這時候，語言及制度的交流與設立，純是道性的發用實踐，不再存有道器之間緊張的關係。相互主體的溝通不受異化扭曲，政治社群的肇建，指日可期。含苞待放的政治共同體生命，卻又因性惡的思慮而夭折了。

八、聖人的無為及不言

老子的政治論述當以聖人為中樞，這是老子的政治理想，也表徵著內聖至外王的紋路。聖人迥異於一般凡人，他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」(十四章)掌握道的原則精髓，把持無名無欲的人性。既然如此，聖人理當日理萬機，奮發有為。相反的是，老子認為聖人的有為會阻礙各循物性發展的自自然然空間。因此，聖人的有為雖不是心知情識的造作，但它起了窒礙的作用，應當回歸於無為。所以，聖人的首要之務，便是要精簡政治的作為，開闢各循物性發展的空間，此是無為之有為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(二章)

太上，下知有之……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(十七章)

是以聖人抱一，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(二十二章)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(三十二章)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(三十七章)